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雜記類五

古文辭類纂五十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三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勸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反其性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

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

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子固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



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眾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雋。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湍庫廡。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

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竊按宜黃筠州二記論學之指皆精甚然宜黃記隨筆曲注而渾雄博厚之氣鬱然紙上故最爲曾文之盛者筠州記體勢方幅而氣脈亦稍弱矣

###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旣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

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隰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隰。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夸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夸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夸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隰百里。立堰。壅是水爲渠。以灌隰。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隰。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隰曰故城。隰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隰水以灌田。田皆爲沃。

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竭。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隲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眾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旣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疑及王莽時而絕。況於眾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揭者竊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



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苗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苗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

富人縱子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苗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苗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閒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閒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苗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苗記云

曾子固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

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閒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閼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蕪。弗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上下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苗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得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旣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眾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閤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



曾子固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聞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于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羆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閒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邁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惻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于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者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爲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子之力無以爲乃休于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子顧而笑曰是子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爲之矣子之卑巷窮廬穴衣簞飯芑莧之羹

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于道者學之有不  
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  
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  
心以爲學舍記

###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  
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  
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  
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  
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  
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  
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  
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  
娶堯之二女乃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于  
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

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曾子固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

信然邪。方義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義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閒以揭之又告於羣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尙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鍵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



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閒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閒二十七戶慶曆之閒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閒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逕至於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於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